

图片新闻 香港十一反迫害游行 震撼大陆游客

【明慧网】2016 年 10 月 1 日，逾千名香港和周边国家、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反迫害及声援二亿五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集会游行。游行全程历时近四个小时。沿途有许多大陆游客驻足观看，他们震惊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纷纷表示谴责，有的当场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瑞典《医生报》：中共的“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

【明慧网】2016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二，《血腥的器官活摘》（Bloody Harvest）一书的两位作者，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皇家检察官和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应邀参加瑞典国会中的一个非正式讨论会，与瑞典国会议员、媒体、人权活动家等探讨如何在瑞典立法制止瑞典人参与非法的器官移植旅游，特别是到中国去购买非法器官。

瑞典最大的医学专刊《医生报》周刊于 9 月 28 日在其网络版上刊登了此次讨论会的专题报导《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该周刊是“瑞典医生协会”成员人手一份的医学专刊，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医学杂志之一。

文章说，根据一份最新报告，中共当局杀害成千上万的良心犯，并把他们的器官用于器官移植。受害者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有信仰的人士，比如法轮功学员。这份报告的两作者星期二在（瑞典）国会中与（瑞典）政治家和媒体见面。

»Ett brott mot mänskligheten i industriell skala«

Kinesiska myndigheter avrättar tusentals samvetsfångar och använder deras transplantationer, enligt en ny rapport. På tisdagen mötte författarna politikern i riksdagen.

Joakim Andersson



Vid mötet i riksdagen deltog (från vänster) David Matas.

Den officiella kinesiska siffran över hur många organtransplantationer som utfördes varje år är omkring 10 000. Enligt rapporten »Bloody harvest« - blodig skörd är dock den verkliga siffran betydligt högre, mellan 60 000 och 100 000.

Gapet ska enligt rapporten framför allt tyda på organ från samvetsfångar som hållits i arbetsläger och sedan avrättats. Det rör sig bland annat om religiösa och etniska

▲ 瑞典《医生报》周刊 9 月 28 日在其网络版上刊登题为“工业化大规模反人类罪” 专题报导的网页截图。

这份报告指出，关于中国全国每年进行多少例器官移植手术，中共的官方数字是大约一万例。而根据《血腥的器官活摘》报告，实际数字要远远高出，估计每年在六万到十万例之间。中共现在已经不把利用死刑犯器官当作秘密，但是死刑犯的器官数量根本无法涵盖中国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总量。

在中国，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多数情况下都非常短。通过查看中国各地医院各自的（器官移植）统计数字，

并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乔高和他的同事们得到了“每年在六万到十万例之间”这个数字。

文章说，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前检察官和国会议员大卫·乔高认为：“这是新的邪恶形式，我们大家必须尽我们所能来制止它。我认为我们在接近一个突破点。”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除了在国际上传播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让更多人关注以外，他们还有一个目标，是要促成一个国际联盟，并最终实现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独立调查。

大卫·乔高告诫瑞典医生：这是一起工业化大规模的反人类罪，他们（指瑞典医生们）不应该成为这个罪行的一部分。

主持这次讨论会的瑞典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默伯格说：“我已经写了一个动议案，要象西班牙那样立法，也就是说，禁止瑞典人去中国做非法的器官移植。这是我们在瑞典能够做的第一步行动。” ◇

钟情东方文化的意大利青年

【明慧网】（明慧记者吴思静采访报道）看着他浓眉下的弯弯黑眼睛，还有唇边带着的一抹笑意，就好像感受到了地中海温暖的阳光。22岁的大卫来自意大利的时尚之都米兰，他修炼法轮功已经两年了。一个西方人是如何与东方文化有了交集的？大卫透露了他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从武术到静坐再到修炼

早在孩童时期，大卫就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先是学了十几年的武术，还学过日本功夫。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动手动脚”的体育运动无法满足他内心的追求，渐渐地，他对打坐的兴趣日渐浓厚，在中学时，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打坐，当时，没有老师，就是自己静坐。

中学毕业，大卫进入米兰的一所大学学习社会学。好友们也各奔东西，其中一位好友去荷兰上大学，并

在那里接触到法轮功，成为一名修炼者。

“他当时在寻找着精神归宿，他知道我也是，于是他就送了我一本意大利语版的《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被译成几十种语言）。一开始我没有在意，把书放在了一边，可能是我当时机缘还没有到吧。”大卫回忆道。

两年前，大卫突然想看这本被束之高阁的书，是因为他看到那位朋友有了不小的变化，大卫笑着说：“他不再抽烟喝酒，性格也变得温和了，对生活的态度变得很积极，更努力地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朋友的正面变化触动了大卫的心，于是他开始阅读《转法轮》，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仔仔细细地读完了这本书，之后他决定要修炼法轮



■ 22岁的意大利青年大卫（Davide）修炼法轮功已经两年了。

功。回到米兰后，他找到了当地的法轮功炼功点。

修炼刚刚几个月时，大卫就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他说：“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觉得我整个人开朗了很多，我希望自己成为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从第一次看《转法轮》的时候开始，这个念头就一直很强烈。”

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

对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遭到迫害，大卫很痛心，他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怎么可以容忍这种迫害呢？”他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呼吁停止迫害和帮助人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活动，这些事情对于大卫来说，就是天经地义应该做的。

大卫的父母不修炼法轮功，但是他们都支持大卫。大卫在中学期间对精神信仰开始感兴趣的时候，就一直在和他的母亲交流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母亲在大卫的建议下也看了《转法轮》这本书，虽然没有开始修炼，但是她非常支持儿子修炼，也支持儿子去参加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

对于以后的人生道路，大卫还在考虑毕业后是继续读硕士，还是去工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在修炼法轮功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

【明慧网】我今年80岁了，从1998年修炼法轮功开始，奇迹就不断地在我身上出现。

我36岁那年，在单位工作中发生甲苯中毒，险些丧命，导致半身瘫痪，左半身肌肉萎缩，全身抽搐，不会走路，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病痛的折磨使我都不想活了。可是面对这八口之家，望着那六个孩子，我怎么能叫他们眼睁睁地失去母亲。而当时家里只有丈夫一人上班，我的单位不但没给算工伤，连一点补助都不给，吃药钱都没有。东家借、西家借，欠了许多债。

因为治疗不及时，我的身体各器官衰竭，引起多种并发症，遭了无数的罪。那痛苦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由于正值小女儿的哺乳期，我的奶水都是绿的，导致我那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吃奶中毒了，留下了后遗症。那段苦日子真是说不完。

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困扰我多年的疾病：半身瘫痪、肌肉萎缩、头疼、心脏病、慢性肝炎、胸膜炎等等，都通过炼功一个个逐渐地消失了。萎缩多年的肌肉全部长出来了，身体恢复得像年轻人一样，老邻居们看见我的变化都觉得太神奇了！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奇迹般的变化！◇（文/玉芳）

安徽省女子监狱的洗脑迫害

【明慧网】我叫汤德珩，今年五十九岁，原安徽广德县教委干部。我是一九九九年五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这天，我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监狱所在地在宿州。

在中国，每个监狱都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班。洗脑班是对各类信仰者精神、肉体、身心健康迫害最残酷、最黑暗、最直接的地方，安徽省女子监狱也不例外。

第一次被洗脑迫害

二零一四年，我入狱不久，被强行带到由宿州男子监狱、巢湖监狱、宿州女子监狱三家联合组成的法轮功学员“转化”攻坚班。地点在宿州女子监狱综合大楼里，省劳改局分管领导坐镇。来自三所监狱的部份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分散到各个洗脑班迫害。

伪善是开场，谎言是过程，“转化”是目的。在洗脑迫害过程中，我本着对大法的正信，始终用修炼人的平和心态面对狱警和帮教人员，他们对我羞辱、谩骂、推推搡搡、罚站等等，我告诫自己把慈悲留给对方。我心中无法，法坚定了我的正念。

第二次被洗脑迫害

二零一五年八月，我再次被洗脑班迫害，时间是六个多月。这时的女子监狱已经从宿州搬到合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监区地点在综合大楼二层，常年开办洗脑班，有专职狱警丁华、张玲、魏彩等，分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长仍然是孟副监狱长，专管监区负责人是赵姓教导员。

为了“转化”我，监狱研究形成了多种迫害方案。负责对我进行所谓教育“转化”的狱警是魏彩，四十多岁。魏彩说：“你不‘转化’，监狱就是你的家。”她看我不写“转化”书，就强行把笔塞进我手里，用她的手抓住我的手在她准备的纸上写，还

将她的整个身体压着我。我不配合挣脱，她就声嘶力竭地叫帮教人员都过来帮她。她们把我的身体按住，将头发向后拉成仰面，胳膊被压在桌子上，手被魏彩使劲握着写字。她们折腾了好一会，在纸上写出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才把我松开。我被她们折腾的全身疼痛，手臂红肿。

软硬兼施毫无结果。这时魏彩就明确的对我说：“这次学习班，以你‘转化’为结束。你坚持不‘转化’，等待你的要么疯、要么死，你自己选择。”

残酷的迫害

几天后的一天，我像平时一样随监区到食堂吃了早饭，到车间。八点多钟，魏彩把我从车间带到洗脑班。在洗脑班，我像往常一样打扫室内卫生，结束后坐下。我坐下不久，魏彩叫我站起来，并叫帮教人员把凳子拿走，让我站着学习（洗脑），还要求我站好，不准手扶桌子。中午吃饭，魏彩把我的那份饭菜推到一边，你不要吃共产党的饭。晚饭同样如此不给吃。我饿了就喝点水，可魏彩又不让我上厕所，限制我上厕所。我一直被罚站到晚上九点钟。从洗脑班回到监区宿舍，魏彩吩咐监区狱警监督我继续罚站到夜里十二点钟，并且说不准任何人给吃的，号房监控是开着的。

就这样连续四天过去了。我消瘦得很快，也苍老了很多。号房的犯人目睹我的现状也都很难过。我们在一起吃早饭时，号房人对我使眼色或低声说：“多吃点。”她们主动给我递馍，多分稀饭。

第五天，我开始出现头晕、左半边脸发热麻木。晚上七点多钟，我撑不住了，想坐下。帮教人员告诉我先别坐，等请示狱警后再说。狱警张玲过来问我情况后，叫我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她对我说：“何必要坚持呢，你不‘转化’，你疯了死了，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不会动你一个手指头，

你死的轻于鸿毛。”

第二天，魏彩要我去量血压。我说：“我没有高血压病，现在的状况是洗脑班迫害出来的。”魏彩强行我去，量的血压是140—175。魏彩强迫我吃药，说不吃就灌。我平和的对她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我的血压升高，是你不让我吃饭、不让我睡觉，还一直强迫我站着造成的。”

我的血压出现这种状况，迫害仍然没有停止和改变。魏彩还是继续强迫我在洗脑班上罚站、不给饭吃、不给睡觉、限制上厕所。晚上九点钟，魏彩带我回监区宿舍。她告诉监区狱警说：“今晚让她睡觉，不罚站。”

第八天，我的身体健康和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我出现走路心慌发飘、头昏耳鸣、视力模糊等状况。我不能就这样死在监狱里，我要活着出去，曝光这里的阴谋和残酷。晚上，我违心地按照魏彩给的标准格式写了《决裂书》、《保证书》给她。

后来我写了一份《严正声明》给魏彩。她非常气愤。她责问我：“你为什么要在监狱这里声明反悔？为什么不等出狱后在明慧网上声明反悔呀？”我说：“我在监狱没有做好，就在监狱这里重新做好。”我的所谓“转化”，监狱、狱警都是心知肚明，我今天的反悔也是她们预料之中的事。因此，她们没有再对我实施迫害。

我被冤判三年，在安徽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经历，只是多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侧面，更多的迫害真相没有曝光，明慧网上报道的迫害真相真的确实是冰山一角。

在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日下的时代，在历史预言说的十恶毒世里，我修炼了法轮功，知道了宇宙和历史的真相，灵魂得以净化，人心向善，不随波逐流，我是幸运的！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全世界都知道。◇

被媒体关注过的这些好人怎么都在中共的监牢里？



【明慧网】按理说，媒体报道好人好事是在彰显社会正气，监狱关押坏人是在维护社会正义。然而在中国，却有好多媒体报道或关注过的好人被投入到了中共的监牢里，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们看具体的实例。

《太原晚报》的感人报道

在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院内经营书店的法轮功学员王志刚，靠出租书为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做人，诚实善良，极富爱心。1998年中国大陆南方遭受特大洪灾，他向灾区捐款1万5千元。当时《太原晚报》曾给予报道。王志刚并不富裕，他是把几年来二角、三角出租书的收入全部捐给了灾区。

2008年7月，他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后被枉判3年，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三队遭受

迫害，双眼被打得近乎失明。

“好心的李老师，你在哪里？”

李纪南老师于1993年开始资助山东沂蒙山区临沭县的一个贫困儿童宏刚上学。李纪南不但在经济上无偿资助他，还经常用书信和他交流。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每次去信都是把回信的邮票和信一块给小宏刚寄去。十多年的资助和交流增进了二人母子般的情谊。

2003年，宏刚以突出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李老师去信，可是，宏刚的信被邮局以“查无此人”退回。宏刚入学后，对李纪南老师的思念与日俱增。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记者。2006年3月27日《昆山日报》以《好心的李老师，您在哪里》为标题作了报道，并借此替宏刚寻找这位长期资助他的好心人。

而李纪南女士在哪里呢？说来让人唏嘘，她正在中共的监牢里，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所以被中共枉法审判，劫持在监狱里，从而中断了与

宏刚的联系。

专题报道为何停了？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管理局中心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陈国清，与同在一所医院的外二科主管护师韩玉琴，是夫妻，二人同修法轮功。他自述：“我们曾向密山市关工委捐献一千多元钱，资助贫困儿童上学，提出不留姓名。密山市关工委想就此事做一个地方电视台的专题报道，但是要求我撒谎说我们这样做是在××党教育下的结果，我明确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结果。他们说，这么说就不能报道了。”

陈国清和韩玉琴夫妻二人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当局数次绑架，被开除工作，妻子韩玉琴被迫害致死。

把好人当成坏人打，这样的社会谁还敢再做好人！中共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是无比巨大的。

然而，法轮功学员并未因中共的迫害而降低信仰真、善、忍的标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止着社会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堕落。◇



“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明慧网】“天安门自焚”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是那一年的除夕。当时，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遇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已经到了推行不下去的地步。于是江泽民再次使用栽赃伎俩，也就是炮制“天安门自焚”来栽赃法轮功，好为他加大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这个自焚事件之所以恶毒，就是它所使用的手段最能挑起世人的仇恨。从自焚的方式，到所挑选的人员，再到选择的时机，加上后来的滚动式播放，各大媒体配合的集体声讨，许多中国人都被中共制造的这起伪案蒙骗了。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多处破绽非常明显：

◆ 天安门广场那么大，哪找那么多灭火器？而报道说是一分多钟同时拿出来的。

◆ 录像中的众多的特写镜头哪里来？若非摄像

机有意处于待机状态，能拍摄下来吗？而美国记者声明了，他们刚接近天安门广场，摄影器材就被没收了，没有拍摄这些镜头。

◆ 自焚录像中的小女孩刘思影，说是自焚后治疗时，气管切开了，可四天后接受记者采访，她竟然能够唱歌……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天安门自焚案”被当场揭穿。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